王侍郎奏議

王侍郎奏議卷二

臺稿中目錄

秋審擬緩人犯情罪未協摺 咸豐二年九月初二日

奏爲秋審冊內擬緩人犯情罪較重請
敕九卿詳議期無枉縱恭摺奏祈
聖鑒事伏惟近來問刑衙門多溺於救生不救死之說往往裝點情節避重就輕壘經
皇上訓誡諄諄而積習總難驟改上年陝西巡撫題兇犯拜雙汶等共毆無服族叔拜景汶身死將該犯依律擬以絞候一案刑部會題 臣道 臣 即以案之情節似多可疑恐該縣原詳尚有不實不盡移商刑部奏駁飭據刑部移覆以爲不必 臣 由戶部司員出身刑名素所未習當畫題時

意此等兇犯將來秋審定入情實亦足以稍儆兇暴今查刑部送到秋審冊內該犯僅擬緩決復思獄貴得情各省具題之案難免裝點其情原不可得然不能親訊以得其情要可因案以察其情情有輕重罪卽緣以輕重伏查此案兇犯胞弟拜雙灤以還價未買之馬不准拜照臨買拜照臨卽畏事退還是該犯平素兇橫之勢已可想見已死拜景汶因聞胞弟拜照臨之言往向理論亦屬人情但至門首未必卽行喊罵又見該犯執刀在手未必卽敢撲毆且該犯已被斥回詈並非猝不及防死者已七十歲亦未必一舉手而該犯卽行鬥跌所見會題命案無非死者肆

行賊罵先行舉手此臣所以疑其情之未盡實也至拜雙
滐在家一聞閙而卽携刀以出其兇狠可想拜繼滙因喚
而卽持棍同出其幫護又可想於此而謂拜雙滐爲出視
拜繼滙爲拉勸出視必携刀耶拉勸必持棍耶其爲曲筆
尤屬易見至拜景汶初被該犯刀扎傷右腳跟又被拜繼
滙棍戳傷右肐肘拜雙滐刀戳傷左腿後斯時右臂傷矣
猶稱轉身奪刀兩腳均傷矣猶稱舉腳輪踢七十歲人何
能如此竊以爲此皆徒手者當刀棍齊至無可抵禦無可
奈何情形而辦案者遂裝點以附鬬毆之律也至拜雙滐
用刀傷其左手腕又用刀連傷其右𦟛肋查原驗此處一連三刀有一刀

傷深骨損又刀傷其左腿後棄刀逃跑此處關鍵尤爲明白拜雙滐之兇如此設非見拜景汶之傷已甚重何肯棄刀逃跑豈不知拜景汶之傷已甚重而猶敢用刀砍用力猛而左脚跟筋斷骨損此其心爲何心原題稱拜景汶彎身拾刀該犯恐被拾起受虧並非有心致死夫七十歲人已棍傷者一刀傷者七矣拜雙滐且見傷重而逃矣而猶稱能彎身拾刀乎而猶稱非有心致死乎卽非有心而其情固已忍矣此臣所以移商刑部也前據刑部以拜景汶年雖七十究係回民獷悍性成舉臣所疑各節悉指爲健鬭情形且以傷俱輕淺猶能彎身拾刀爲可信夫已死爲回民

兇犯等亦回民獷悍健鬬四字不加於持刀殺人之壯回而加於徒手受死之老回果老回足當健字又何以所傷並非致命而移時卽已殞命臣固已不能甚解今見刑部以毆非預糾傷無致命定爲緩決則臣尤不能解夫預糾而後定罪則是除致命外雖多用刀以致斃而亦無死罪也伏讀秋審册內前載乾隆二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上諭內外問刑衙門辦理各案件往往惟事姑息一切情罪之應正法者苟可巧爲開脫輒文飾獄詞擬入監候緩決一入緩決則每年秋審例得屢邀恩宥該犯徒負一斬絞之名轉得偷生覗息以囹圄爲送老地幸

遇寬典或且安然事外坐使冤死者無償命之期而刁惡莠民益無儆畏近來刑名案牘日多一日未必不由於此卽如一毆殺也獄成定讞必以爲曲在死者凡若此類報册中不可枚舉總以輾轉回護曲爲之貸殊不思人命關天必期死生兩無所憾若徒爲生者力爲保全則死者不且重被冤抑乎將謂生者之命可惜則死者獨非命乎在督撫州縣等以爲如此辦理可使該犯留一綫之生而部臣定擬亦以已成之案樂於從寬完結不知事關刑獄務期情罪允當有意從寬與有意從嚴其爲刑罰不中一也

又乾隆四十二年

上諭鬬毆之案情形本自不同有並非互鬬亦援鬬毆律條問擬者因係積久相沿姑仍其舊而秋讞之分別情實緩決則輕重當有權衡如彼此俱以手足相毆及各持金刃互格因而傷重致斃者兩造情事相等原可入於緩決若死者僅以詈駡起釁或用手足先毆而兇犯輙持金刃抵拒殺傷其爲逞强斃命已可概見且金刃本可殺人之物若死者並非持械豈能徒手相當卽非頓起殺機其與故殺亦所差一閒此等而不入於情實又何以懲暴除兇況爲法司者惟當斟酌情理務得其平若稍存陰隲之見曲從開脫實非平允之道嗣後內外問刑衙門於秋審鬬

毆案犯並當遵旨悉心定擬毋有枉縱庶好勇鬬狠之徒共知儆戒不敢輕蹈法網所全實多是卽辟以止辟也等因欽此以上二條一以見兇犯之不可開脫致入緩決一以見金刃殺傷徒手者之宜入情實煌煌

聖訓敎戒無遺自當永遠遵守今此案已死拜景汝之喊罵撲毆以及兇犯用刀各情形正

聖訓所謂獄成定讞必以爲曲在死者若死者僅以罵詈起釁或用手足先毆而兇犯輒持金刃抵拒殺傷其爲逞强斃命已可概見也夫以金刃殺人卽兩相鬬毆已爲逞强斃命今該犯以兄弟二人共用刀殺一徒手之老族叔

且於犯弟已見傷重逃跑之後該犯復行兇砍各情形則
又
聖訓所謂金刃本可殺人之物若死者並未持械豈能徒
手相當卽非頓起殺機其與故殺亦所差一間也刑部將
該犯擬以緩決則又
聖訓所謂此等而不入於情實又何以懲暴除兇也覈按
情罪旣有未平細繹
聖訓又復未合事關人命不厭求詳相應請
旨飭下九卿再行詳議期無枉縱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上諭御史王茂蔭奏秋審冊內擬緩人犯情罪未協等語陝西秋審冊內絞犯拜雙汶一案刑部擬以緩決據該御史指駁情節頗爲詳細着九卿會同詳核定擬具奏欽此

駁部議捐納軍功舉人生員片 同日

再臣見戶部以需餉孔殷奏請准士子報捐舉人附生援

嘉慶道光年間奉

旨賞給舉人之案以開推廣捐輸之例又引道光十三年

升任御史朱嶟奏請停止捐賞舉人所奉

宣宗成皇帝上諭極言今昔情形不同以期必行事屬已成似難中止然臣竊惜其無益於目前而徒貽譏於後世也舉人秀才天下所貴天下之士莫不攻苦力學以求之其間妄希僥倖者亦或間有顧其意不獨以鄉會試為進身之階亦為榜上一名可以能文自負誇耀士林也若竟

出於例捐既無科分之可稱又無同年之可認見者或多竊笑談者罔不鄙夷誰其願之當道光十三年雖有捐賑邀賞舉人者究竟捐者幾人朱嶟之奏停非見捐者之多而奏乃見捐者之浸巳無人而後奏部　臣殆未深考耳在部　臣之意或謂前次捐數逾萬故捐猶少今減其數之半自必倍形踴躍不知人因其貴而貴之因其賤而愈益賤之矣夫入貲拜官雖非善政然自漢以來有之至報捐科名則古所未有　臣　聞籌國大臣於此一事懼阻人言謀之甚秘發之甚速以爲可以立致千萬故甘冒千古之不韙而不辭其用心固亦良苦而考之未詳慮之未深將來無

益度支而徒傷國體竊恐諸大臣之終將悔之而已無及也至於奏中所稱不得不於無可籌畫之中爲此萬不得已之計等語在大臣不妨面奏似不宜形諸奏摺此抄一發何異以情輸賊耶計不及此則所益未見所損已多矣

臣愚以爲方今籌餉不徒在於來處而尤在於用處廣東軍興年餘共用餉八十餘萬廣西雖有不同亦何至遂用千萬臣見戶部奏催廣西造報軍營員弁兵勇數目日期一摺歷歷指問固已屢催罔應矣然尙覺有問所未及者如各省解餉均在全州交卸賽尙阿奏全州殉難摺內有四川解官候補知縣盧金第安徽解官候補府經歷陳垚

二員夫既有解餉之員即有所解之餉若謂餉銀已解赴糧臺則解員必久經回省今解員既在城中則餉銀未出城外乃守城方十一日而原奏稱兵丁已數日饑餓既不可解又未見將各省解到之餉因城陷而爲賊所得者實計若干確查奏報此中葢有難言者矣夫不求餉之用必得濟而任委諸盜賊之手糜諸老弱之兵銷諸不肖員弁之浮冒雖日籌捐輸似亦徒勞臣自知愚昧之見未能有裨而耿耿中心難安緘默爲此謹

奏

上諭前據戶部奏請捐納軍功舉人生員一摺着不准行

欽此

籌備安徽防勦事宜摺 咸豐二年十月初九日

奏爲敬籌安徽防勦事宜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聞安徽撫臣奏籌防堵於廬鳳一帶召募驍勇二千名請留用款百餘萬作備糧餉經部奏駁事涉張皇誠難免議然安省與兩湖一水可通湖南大兵勦賊賊必將四竄一或竄入湖北則順水乘風三四日可到該撫所奏備豫之宜實爲勢所難緩惟是防必期於扼要餉始免於虛糜安省防堵不在省城而在安慶府屬之宿松該縣與湖北黃梅江西彭澤均屬交界大江中流特聳一小孤山儼爲門戶非獨安省之扼塞實亦全江之鎖鑰自來元

明禦賊使不得過安慶全在於此此處善爲設防賊斷無從飛越顧臣所慮者不在設防之難而在得人之難方賊之困永安也合全軍之力臨以大帥之威謀之數月之久防堵亦至嚴矣而賊一旦竄出莫之能禦湖南之辦防堵亦經年矣總督親駐衡州而賊由全州竄入永州旋破道州如入無人之境所謂防堵者何在是可見辦理之全恃乎人也查幫辦防堵廣西則用龍啟瑞朱琦湖南則用羅繞典江西則用陳孚恩皆以本地人辦本地事仰見
聖心妙用安省紳士在籍者少惟前署廣西巡撫周天爵雖籍隸山東而久住鳳陽之宿州該撫由州縣而府道臬

司皆在安省不惟情形至爲熟悉士民至今感戴卽盧鳳獷悍之徒亦莫不聞風懾服蓄積威有素也誠使周天爵幫辦防堵相度扼要之地而守之其威力足以驅策驍勇而不使別滋事端其清勤足以振式浮靡而不致多所冒濫得力當與各省在籍大員無異水路有此可以無虞至陸路獨太湖縣界連湖北餘如望江婺源祁門建德東流皆界江西山路處處可通安得一一設防大抵交界處率有崇山峻嶺以爲限地險可守惟當令府縣體察情形敦請紳士告以團練章程明金聲曾有禦賊互保之法最爲簡易使勸諭該處附近村莊自行妥辦一村議數人以率

領徒眾一月議數集以講明約束無事各安生理有事一呼即至官因以時稽察之獎勸之俾知共禦寇賊即以自保田廬民自無不勉從至其在官者則責立法以拏土匪之借端肆害懸賞以緝土匪之逃竄潛蹤凡各鄉鎮里黨以及旅店徧張曉諭遇有土匪生事即令報官拏究遇有外來形跡可疑之人嚴行盤詰來歷稍涉含糊即行送官審訊或係奸宄或係逃匪審明照格重賞地方民人聚族而居信息易通守助易固如此辦理賊即無自而來甚無庸官辦防堵招聚無賴徒滋擾害也臣籍隸安徽誼關桑梓上爲江防籌扼要以免虛縻下爲鄉里籌保衛以免滋

擾管見所及敬以上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嚴防岳州以固荊武摺 咸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奏為湖南賊匪雖竄未知所向急宜嚴防岳州荊州武昌

並請

嚴飭大帥迅速兜圍事 臣 讀日抄知湖南賊匪於十月十九日昏夜紛奔有竄至甯鄉之說而署督徐廣縉分飭員弁防其竄入常德寶慶常德固商賈聚集之區該匪或不無歆羨寶慶則退回廣西之路該匪自廣西來豈不知該處菁華已盡 臣 以為甯鄉逼近沅江直達洞庭其窺伺岳州勢所必至該署督派常祿張國樑等帶兵幾及萬人往長沙西北堵禦定不令該匪衝突然 臣 聞岳州防兵僅二

千人湖南督撫大員並不以岳州緊要爲意且以湖北提督博勒恭武駐守岳州爲多事即如湘陰土匪滋事經博勒恭武擊散並未聞湖南地方文武稍助一臂之力而所擒土匪供出頭目晏五即晏和尚乃積慣販煙與會匪勾通一氣八月間曾至長沙賊營領有僞旗銀兩至湘陰爲賊接應希圖劫掠餉鞘硝磺其時岳州府城人民聞信搬徙幾至一空若非湖北兵勇擒勦則岳州幾不可問不但軍需數十萬與硝磺被搶已也現在賊匪北竄或探知岳州兵單一經竄入則東連武昌西達荆州可以任其所之荆州滿兵素不得力且與地方兵丁不能聯絡將軍台湧

前因辦理營務不妥曾經
欽差查辦未必能得軍心此次防守荆江難期盡善而武
昌守兵現聞僅存數百名尤爲可虞倘岳州稍有疎失則
湖北必爲大震大江順流而下旣無水師又無厚餉臣前
雖奏請辦安徽防堵扼守小孤山未知曾否
准行倘江西與安徽江防稍疏祇以不擾民爲高不以先
爭患爲要則由長江而下瞰江西之九江安徽之省城一
水可通並無阻遏恐江淮人心亦復震驚况荆州爲古力
爭之地康熙年間吴逆搆亂逼擾岳州當
國家鼎盛之時亦費全力以取之現在更宜加謹可知臣

聞
欽差大臣徐廣縉自梧州半月始達平樂又半月始達桂
林其至衡州遲之又久久知長沙被圍而行走如此迂緩
恐其存輕視賊匪之心遂有計慮不周之處惟有仰求
皇上迅飭徐廣縉親督大軍繞赴長沙西北阻賊北竄並
添派重兵助守岳州一面嚴飭湖北添兵防堵如有他處
調到新兵截留悉力分守武昌荊州則該匪無可奔突矣
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
奏

籌備湖北水陸防堵事宜摺 咸豐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奏為敬陳形勢再請預防恭摺奏祈

聖鑒事 臣於本月見湖南賊匪逃竄奏請嚴防岳荊武等府而不知岳州先經失守言之已後深切悚惶現奉

諭旨嚴飭徐廣縉馳赴岳州繞出賊前迎頭截擊並令武昌漢陽荊州各路一律防堵昨又伏讀

上諭派河南布政使鄭敦謹馳赴信陽州一帶會同南陽鎮總兵柏山扼要籌辦署河南巡撫琦善馳抵楚豫交界地方督飭嚴防等因欽此仰見

聖心先事預籌無微不至惟查湖北一省地居腹裏勢控

上游水路有二一最宜防陸路有二皆當備之何則水路乘長江逆流而上則入西蜀西蜀僻處一隅且巫峽夔門江流險急逆上甚難況賊不由洞庭之西而由湖東岳州一帶意不在四川而在湖北已可概見此路似非喫緊惟長江東下由江西九江過安徽省城直指江甯順流揚帆不過旬日漕鹽兩務皆在東南

國家養命之源一經騷動關係匪輕此一路所以最宜防也陸路一由孝感達河南之信陽一由襄陽達河南之南陽與陝西之南山賊若由孝感三里城至信陽一路南北通衢可以直犯中原若由襄陽而至南陽則河洛震驚若

至陝西之南山則尤易出沒此兩路皆所以宜防也防水路之法請以江西兵勇調至九江駐札以江南水師調至安徽之小孤山攔江截守以安徽綠營兵弁調札小孤山之兩岸此處江面最狹不過里許而小孤山壁立中流水師依山據險迎頭奮擊兩岸兵弁鎗礮夾攻賊匪自難飛渡惟小孤山南岸皆山有險可守北岸曠野非得重兵掘濠修壘不足以資堵禦且北岸宿松望江一帶亦係通衢不可不一律兼防此水路設防之情形也陸路之防信陽一帶現已有鄭敦謹前往籌辦惟信陽壤接湖北之孝感此爲南北通衢驛站固宜嚴防信陽以東則光山商城與

湖北之黃安麻城交界不但有平坦大路可通其間如黃
土坪界嶺等處亦有山險可守信陽以西新野與湖北之
棗陽交界山溪亦甚險要處處皆宜嚴防不獨信陽一州
而已且守信陽必須進兵駐札湖北孝感之三里城距河
南邊界三里此處地當孔道而四面環山可以固守可以
設伏請
飭鄭敦謹一並籌辦南陽一路則請
飭河南南陽一帶官兵就近調至襄陽駐札樊城地方其
地雖屬湖北而實係河南門戶過此以往地勢平衍無險
可扼且樊城緊據漢水北岸易於設防從古用兵北方有

事則守襄陽南方有事則守樊城此一定之勢也更可慮者由襄陽而至河洛此正路也其間道自襄陽沿漢水入山由老河口過鄖陽直達陝西之商州進金紫關龍駒寨遶出潼關背後則關中無險可守矣應請

飭陝西巡撫揀派能員督率弁兵嚴備商州南山一帶杜其遶入潼關間道以固關中之人心其餘山蹊僻徑相機妥辦此陸路設防之情形也防堵果嚴並可進兵策應湖北一切地方庶不至臨事倉黃然水陸兩路雖云如此設防而沿邊之府州縣不得文武兼優之才亦不足以共濟其事請

飭下兩江總督河南陝西安徽江西各巡撫將各該省與湖北接壤之府州縣揀選各省中才兼文武足勝防堵之任者無論實缺候補權宜調委以濟時艱蓋弁兵止可勦賊守險而撫民練勇堅壁清野非賢能之吏不辦地方官與兵將實兼重也臣為急籌防堵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周天爵赴安慶幫辦防堵片同日

再安徽一省自首府安慶以及徽甯池太四府地接江南人多柔脆惟盧鳳潁三府習俗強悍勇於戰爭但馭之不得其人往往聚而生事風聞本年八月安徽招募鳳陽壽州鄉勇一起其數不滿二百並派營弁管帶赴省沿途騷擾行至桐城之呂亭驛強擄婦女勒贖至九鋪地方劫奪姦淫無所不至及到省垣不敢容留堵禦給以行糧轉送湖廣現又聞續招之驍勇二千名時常要挾氣甚囂張該管員弁不能禁壓是安徽防堵舍盧鳳潁之人而別無可用有盧鳳潁之人而又不能用如此防堵祇可希冀賊之

不來現今賊已竄入岳州將竄湖北岳州至湖北省城陸
路三日水路不過一日湖北省城至安徽省城陸路八日
水路不過三日順流而下呼吸間耳河南現已
欽派重臣重兵防堵
皇上以封疆民命爲重安徽之與河南同一與湖北接壤
安徽之兵力不及河南而安徽之屏藩江淮較河南尤爲
喫緊臣前疏請
飭周天爵馳赴省垣幫辦防堵未見明降
諭旨不知曾否准行臣於周天爵無一面之交不過深知
在臣安徽做官最久且在廬鳳道任內地方凶橫之徒不

惟畏威並且懷德惟其人辦事過於認眞同寮屬吏往往望而生畏難保無尼之者在周天爵年近八旬精力雖健未必更以仕宦爲榮況幫辦防堵成敗之際性命所關更非安富尊榮之事臣所以再三冒昧瀆請者誠以安徽之防堵非廬鳳潁之鄉勇不能行該勇非周天爵之聲望不能用臣知周天爵於廣西軍務辦理無效然彼係一省之事股數甚多此則一路之事且地利生熟不同遷地或難爲良安徽實其所熟伏乞

皇上軫念民生速

飭周天爵馳赴省垣並准其隨帶壯勇幫辦防堵以固疆

圉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謹
奏

條陳軍務事宜摺 咸豐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奏為敬陳管見再請急籌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以賊勢猖獗武昌失守九江被圍由此而安慶

江甯稍有疏虞數日即可直達事有不可不籌備者必且

圖之於早若待事至謀之誠恐倉黃無及臣敢敬擬四條

為我

皇上陳之

一請急收人心也臣聞賊之所至專示假仁假義其到漢

口也先使人安撫市肆令如常買賣毋得關閉其買市物

也照常市價無有短少市人安之而官兵一到反多殘害

近聞直隸山東亦有官兵騷擾之事夫民為邦本賊以不擾誘我民而兵以騷擾迫我民是驅民心以向賊也民心一去天下將誰與守今請

嚴降諭旨飭帶兵諸將務必使兵與民秋毫無犯敢有犯者兵丁立即梟示犯事地方管帶員弁亦即處斬使民咸曉然於

皇上愛民之心如此其至也再請暫停捐輸百姓受

國家深仁厚澤原未嘗無急公報效之心而州縣奉行不善未免多滋擾累今防堵省分較多其中富民捐貲貧民捐力業已不少請

恩旨特降令民籌防以自衛而不令捐輸以上供大懸賞格有能倡辦團練以保鄉里者立予頂戴有能以團練敗賊者立授官職有能殺長髮賊一級來獻者按級加賞使民知自保即可邀賞重賞實爲保民斯天下咸曉然於皇上保民之心如此其至也賊雖假仁假義不得而煽誘矣

一請急籌積儲也賊至九江則長江直下之勢已屬可慮萬一賊至瓜洲直扼我吭南糧均爲所阻京城倉米不過半年民食一貴人心必大驚惶恐生內變請飭戶部早於奉天等近省採買雜糧以備不虞刑部侍郎

奕經前在盛京最久
皇上可面詢其產糧之區屯糧之路籌備不可不早也
一請急講訓練也八旗勁旅自無不久經訓練而承平日久技藝未必能精進退未必協律調度未必如意萬一近畿有警何以禦之請
旨飭訪求善於行陣之將日事操練以修武備安人心
一請急求人才也現在
皇上破格用人於各處要地軍營無不
欽派大員前往襄辦然所用類多文臣軍旅之事不獨未學亦並未見兩年以來成效可覩卽各處所保武弁似亦

不過行陣之士求所謂運籌設策出奇制勝者恐未必有
其人應請
特旨宣諭中外有能精通謀略善曉兵機可以參贊軍務
者或才能出衆智勇足備可當將帥之任者或專門名家
精於一藝可備軍營之用者無論內外大小臣工均許各
舉所知不能自奏者呈該管衙門代奏以備試用
以上急籌四條臣爲安人心固根本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嚴守小孤山片同日

再臣聞安慶大江惟小孤山可守從前元明之守載在史册至今地方猶傳安慶大員惟臬司張熙宇能辦事以張熙宇守小孤山似為得宜而慮其獨力難支故嘗疊奏請用周天爵乃近聞督臣陸建瀛以小孤山為不可守今又聞撫臣蔣文慶欲撤小孤山之守眞不可解舍小孤山不守不知欲守何地以為守省城耶是舍門戶而守房室也省城周圍不過九里倚山臨江無論未必能守即能守而賊舍之不攻亦可直達江甯矣是不守小孤山直欲開門而延盜也然督撫兩大員有此意見一臬司何以當之即

或勉力支撑必且動成掣肘賊一過九江此地恐不可問
矣此地不守而賊即在江甯矣天下大局可為寒心伏乞
皇上嚴飭督臣以必保九江嚴飭撫臣以必保小孤山兩
處有失惟該督撫是問並請
欽派得力可靠大員於小孤山協同防堵使賊必不得過
江南幸甚天下幸甚謹
奏

王侍郎奏議卷三

臺稿下目錄

條奏部議銀票銀號難行摺　咸豐三年正月初八日

奏為銀票虧商銀號虧國部議未盡請
飭另籌事竊　臣　見戸部會議行鈔奏稱鈔法收效稍遲不如就目前本有之財以圖周轉擬請暫行銀票期票仿照
內務府官錢鋪之法開設官銀錢號以便支取奉
旨依議欽此等因伏查部議所稱提取各州縣所存穀價銀兩給以銀票為將來買補之用及大員俸銀給與期票令其屆期關支事雖權宜而行無窒礙自屬可行惟所稱用銀票之法請於各省當雜各商生息帑本內每酌提十分之三解交藩庫報部候撥戸部核明銀數應造一百兩

八十兩五十兩之票若干張彙發該省按原提本銀數目分給各該商准令該省捐納封典職銜貢監之人向各商買票報捐歸還原提銀款其各商應繳息銀仍如其舊於商無虧於事有濟等語臣不知各省生息帑本共有若干有濟與否不敢妄議若商則知其必虧臣聞各省州縣皆有典規歲數千兩至萬兩不等即平居無事而已視典商爲魚肉今令州縣以提帑本發部票則必以火耗腳價部費爲藉口而收銀有費發票有費費之輕重固視官之貪廉然官即能廉吏亦斷無空過之事此商之虧一也商之繳銀也限以三月由州縣而藩司而報部不知幾月迨部

中核明銀數造票有時發票有時由該省以行至州縣分給各商又不知幾時竊計自商繳銀之日以至領票之日至速亦須一年此一年中該商等本銀已繳其三而息銀仍如其舊此息竟從何來此商之虧又一也商領銀票准令該省捐納封典職銜貢監之人向各商買以報捐歸還原欵竊計捐生有銀報捐何爲必欲買票且買票入手不知有無眞僞持票上兌不知有無留難何如持銀上兌之可恃苟非與該商素識委曲代計補虧斷不向買設領票年餘而素識中竟無欲捐之人其票必懸而無着則商之虧又一也由前二虧虧固難免由後一虧虧更無期於此

而謂於商無虧恐未可信夫提取存本固商之本分亦商所樂從今欲濟急需則竟提用俟度支充裕再行發給可耳若如部議提本給票買票費三層周折而仍歸於報捐名避勸捐而實較捐之費爲更甚矣再查所議官銀錢號之法請於京城招商開設銀錢號三所每所由庫發給成本銀兩再將戸工兩局每月交庫卯錢由銀庫分給官號令其與民間鋪戸交易戸部每月應放現錢一概放給錢票在官號支取俾與錢票相輔而行輾轉流通兵民兩有裨益等語在部臣之意以爲有錢乃始給票則票實而人可取信給票不盡取錢則錢存而利有可餘不知在商買

可行而
國家則不能行也姑無論以經國謀猷下同商賈其體爲
至褻其利爲至微今且以商賈之道言之大抵能創一肆
守一業者其人必工心計習儉勤旦夕以身入其中而又
知人而善任非是則敗蓋有創立數年買賣甚旺一旦身
離其地而頓虧者矣有資本巨萬偶用非人不數年而全
覆者矣有日習其中而計慮未精業仍銷歇者矣臣所見
聞不知凡幾夫以商賈之自爲尙且如此今乃欲以官招
商爲之其人果殷實善經營也者彼且自謀之不暇何暇
爲官謀其應招者必其不可恃者也而官又不能旦夕稽

察其間卽使派員稽察亦屬徒然況官吏往來尤難保無沾染乎況戶部寫票悉由書吏紛繁瑣碎尤難保無作假乎假照之案可為前車此法若行不數年而鈔本錢本必成大虧此臣所謂虧國也在部臣意必謂有虧不難重治其罪耳不知狡黠之徒初時之虧斷不能見至虧之已甚則雖重治其罪亦復何補若謂內務府官錢鋪行之數年並未見虧則此中利弊人不易知似未可藉為仿照臣實覺此法斷不可行以上二條現在章程未立請

飭部臣另行籌議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

條陳籌餉事宜片 同日

再臣擬得籌餉之方四條敬陳

聖鑒

一請停各省採辦諸物均歸折價也臣聞各省採辦諸物解貢到京後書吏訛索部費甚重如江蘇解顏料銅錫須費三千兩飛金須費千餘兩江西抬連紙須費五百餘兩浙江絲斤須費五千兩油茶須費二千餘兩以此推之各省莫不有採辦即莫不有部費已不知幾萬兩又聞福建辦抬連紙一百萬張例價約千兩將樂縣津貼紙價一千二百餘兩水脚三百餘兩又津貼委員九百餘兩以作川

費部費之用而委員往返二年尤賠累不堪以此推之各省辦解之物合計津貼不知幾萬兩各省解運之員合計賠累又不知幾萬兩凡此皆民之脂膏也而徒以供部胥之囊槖誠為可惜臣愚以為京師百貨雲集用物隨時購辦無虞缺乏請除滇黔銅鉛外

飭令各省額解各物一概停止其本有例價者既免開支其本屬例貢者即令折價而向來津貼採辦津貼運解之數均核計聲明全行搭解部庫以備購買各物之用有需用時購辦有資無需用時不致徒費如此變通辦理部庫增多解之欵各物無陳朽之虞委員免賠累之苦內外似

均有益惟此事一交部議庫員書吏多方阻撓必將不行
應請出自
宸裁實爲幸甚
一請折銅寺以資鑄錢也臣聞熱河有珠源寺全以銅造
門窗戶壁無一非銅一瓦之重約四五斤爲屋三間計銅
不止千萬當年造此似有深意存焉殆正備今日之用現
在滇銅運解維艱請
派大員前往折卸運京以資鼓鑄熱河至京不過數日所
省銅本運脚實爲不少且聞山西一帶亦有銅廟不止一
處請均照此辦理似數百萬帑金不難立致昔周世宗以

佛像鑄錢語侍臣勿以毀佛佛爲疑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且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云云又聞康熙年間亦曾以佛像鑄錢故至今康熙錢中猶有羅漢錢之名今卽有疑阻者不妨將佛像移於他處但折寺宇自無所害

一請用兵省分卽令鑄錢也 臣 聞軍營所至錢價物價登時昂貴每銀一兩易錢不過千餘而食物較常幾欲加倍以致兵丁領得餉銀日或不飽現在湖北勦賊銅運似難遄行所有未過湖北之滇銅請卽截留

飭令該省趕緊鑄錢以資兵丁兌換如銅不足省分卽令

提鑄鐵錢照銅錢一樣行用以銀給餉復以錢收銀在兵不受錢價之虧而官可得周轉之利查鐵錢五代及宋皆嘗鑄之或與銅錢並行或竟專行大抵因地因時以助軍費

一請將抄產珍寶發給變價也聞自來抄產每多珍寶珠玉之屬此等物久存無用且恐或致遺失請飭該管大臣按籍檢出發給變價以助餉需以上四條似不取於民而可以濟用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謹

奏

硃批戸部議奏欽此

請將鈔法前奏再行詳議片　同日

再查部臣議行銀票意謂票與鈔相關欲以此試鈔之行否臣竊謂此意似未深思也誠欲試鈔法當如其法而用之方爲試行若變易其法則行與不行皆各自一事安得因此而概彼夫行鈔首在收發流通惟收之能寬斯發之不滯今銀票之發惟以抵存本而收惟以報常捐上下均隘其途安得而流通乎臣自元年十月曾上鈔法十條經部議駁遂不復言竊冀部臣別有良策乃籌餉二十三條不爲不詳而大概皆出於捐至所稱賞銀執照與銀票似尚不如鈔之便即近來言鈔者多而於推行收發之間立

法亦多未盡必不得已請
飭部將臣前奏再行詳議其前所駁各條惟暗設標識一
條即可照議刪去餘或尚當致詳至鈔上旣去標識即請
加用部科印先以成式須發各省府州縣以及行鈔銀號
使便比照則僞者不敢出用者自易信而其要尤在行之
以漸而限之以制若一旦驟造數十萬勢必不行彼洋銀
流入中國人亦初不敢用迨行之久而人便之且善辨識
遂徧東南各省此豈一朝夕之故哉事非通籌大局深究
始終未易得其要領臣固非謂鈔爲無弊但以此法不取
於民亦不強民猶弊之較輕者耳倘舍此他圖蓋未有不

取諸民者今日之民恐不堪命爲此冒昧瀆陳不勝惶悚之至謹
奏
硃批戸部議奏欽此

請將築堡禦賊疏堅壁清野議飭下仿行片 同日

再臣思現在賊匪情形與嘉慶初年教匪大畧相似嘉慶二年德楞泰有令民築堡禦賊一疏又龔景瀚有堅壁清野議皆言之於先至嘉慶六年始奉旨通行而妖氛漸以平定其時平定方畧大概多出其中論者謂德楞泰老成先見龔景瀚籌畫尤詳非此不能制賊之命當時若能早行或不致蔓延數載夫當日行之既惜其遲則今日行之似宜及早請飭令軍機大臣檢錄進呈御前詳加批覽此二臣之一疏一議所在應有即請

飭下現在賊擾及鄰近各省督撫按照成法參合時宜選派幹員總理其事通飭州縣實心籌辦此法一行賊雖蔓延而野無所掠城不能破自不難漸次殄滅惟臣聞各省州縣城垣完固者少辦理堅壁清野修城乃第一要務查向來各省捐修城工議敘最輕今若准與優敘則各捐生既可保護身家又得仰邀
恩典自必踴躍輸將不必另籌經費又外省習氣兵弁不受州縣調遣平時緝盜捕匪等事皆須州縣團勇每以經費不足不能認眞且微末武弁鮮知大體往往剋扣錢糧以致兵不足額老弱充數今若將弁兵歸州縣兼轄則調

度應手不必另籌團勇之費且老弱之兵可以隨時挑汰不似平素鎮將之遠隔難於稽查似可稍得兵力以上二條似與堅壁清野有裨乞
飭大臣一並議行謹
奏

請飭沈棣輝幫辦向榮軍務片 同日

再臣 思向榮現奉

旨授為欽差大臣專辦軍務一時臣民翕然慶得人以為賊匪計日可滅惟臣 思該大臣固屬老將然長於武畧未必嫻習文案且兵機所關間不容髮亦不宜更使以他事分心必得文員為之襄理一切庶俾專力破賊又聞該大臣情性稍剛與人難合惟升任高廉道沈棣輝有體有用剛柔得宜必能善為調劑該道現在湖南請

旨飭令前往向榮軍中幫辦軍務既便翊贊成功兼以隱為保全可否伏乞

聖裁謹附

奏

請重刑賞以固人心摺 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奏爲請重刑賞以固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事伏思逆賊自出粤西所破之處往往走而不守論者因以爲賊無大志臣竊憂之賊之不守非不能也正其志有所在也設至兩江則又恐守而不走矣夫賊出粤西不過數千行至兩湖遂逾數萬兩江材力之士不得志之徒夫豈或少設竟號召響應事有不可問矣

皇上前降諭旨令所在行堅壁清野之法團練保衛剴切詳盡讀者感泣然第言賞而未言罰今請重定賞罰使地方有司有所勸復有所戒勸則樂辦戒則不敢不辦在在

皆辦則在在可守斯可以固我之人心不至聞賊即走不至趨而從賊且所在材力之士亦可藉此自見而不至為賊用再請

特降諭旨有從賊者必加赤族之誅有殺賊者必加非常之賞有擒洪秀全來投者即予五等之封以散在彼之人心我之人心固而彼之人心散斯賊可計日滅矣愚昧之見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選將練兵摺 咸豐三年二月十一日

奏爲請選將練兵以振軍威而消奸宄恭摺仰祈

聖鑒事伏讀本月初二日

上諭令各旗營官兵挑選精壯實心簡練並令該營大臣

常川督率閱兵大臣分班親閱使馬步火器一律嚴整等

因欽此仰見

聖謨深遠自足大振軍威惟是練兵必先練將將不知兵

雖日事操演亦似無益現在承平日久各旗營大臣曾經

行陣者少未必盡屬知兵但令循例奉行未免徒成故事

當此時事孔亟伏乞

皇上令各旗營大臣或選擇曾經出師歷過行陣之員以資教導兵丁雖年紀已老亦堪任用或延訪素習武畧謀勇兼優之士以資講求訓度雖出自草野亦許保舉庶幾冀得將材足勝禦侮至所練兵丁雖責在該管大臣閱兵大臣然臣聞各旗營武備廢弛已久卽器械亦不能全立令全行應操勢必不能卽使勉强遵行仍屬有名無實臣

愚擬請

飭各營大臣挑選精壯不必限以數目而必限以時日使擇足資訓練者訓練一月計有精壯若干名共得若干隊造冊咨部奏明請

旨派王大臣抽看再限一月訓練稍精奏明請
皇上隨時抽閱以兵丁之強弱定該營之功過嚴明賞罰
似可稍免含混嗣後陸續挑選簡練得有精壯按月奏明
增入冊內如此逐漸整頓數月之後訓練日進精壯日增
兵威自必大振由是而推之附京各旗營推之直隸山東
各近省均令一律辦理斯可以銷奸宄之心而固士民之
志矣天下之事多壞於因循粉飾似非限以時日重以
皇上親行抽閱誠恐積習難以驟挽愚昧之見是否有當
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速勦捻匪摺 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奏為捻匪四起請速勦除以防勾結而弭患萌恭摺奏祈

聖鑒事伏讀本月十五日抄見豫撫陸應穀因安徽宿州蒙城亳壽等處捻匪四起臨淮之磨盤山聚集多名肆行劫掠奏請調兵防堵竊思皖省盧鳳等處民氣素稱强悍匪徒聚集多人往往擾害村鎮上年雖經該督撫奏請委員嚴拿懲辦而未經拿辦者正多所聚或千餘人或數百人平時劫掠肆行無忌近聞粵匪竄擾安慶江甯先後失守自更毫無畏憚若不乘其初起急行勦除則盤踞日久勾結愈多必致釀成鉅患況廬鳳界連豫省接壤淮徐現

值籌防粵匪之時非先將此數處捻匪勦除淨盡萬一粵
匪潛行勾結更爲心腹之憂且河南捻匪素多難保不聞
風而起豫省淮徐防堵正不可恃侍郎周天爵歷任皖省
素爲匪徒所畏服然恐該處兵勇不敷應請
飭令豫東兩省各選將帶兵飛馳前往隨同該侍郎勦辦
豫撫陸應穀現已親駐歸德亦自可相機協勦欲籌防堵
於河南宜先淨根株於皖省能將皖省捻匪迅速勦除則
豫省不防而自固而該侍郎等亦得以專力防勦粵匪矣
再盧鳳潁三府正在勦辦捻匪喫緊之時尤在守令得人
方足以固民心而資捍禦從前三省教匪案內有居官素

好之劉清所到賊即退避上年粵匪在湖南有五縣不犯
曰此其縣有好官是可見州縣官好不獨本境之匪不起
即他境之匪亦不來風聞廬鳳一帶府縣各官貪鄙者多
清正者少伏乞
嚴飭該省大吏將各府州縣昏庸不職之員嚴行參辦既
以安民心亦以戢賊膽是又治賊之源得力在防與勦之
上者非獨廬鳳各府亦非獨皖省而實爲各省所宜急行
應並請
旨通飭直省各督撫一體遵照辦理將貪官汚吏嚴行參
劾免致爲賊藉口實方今切要之務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飭專主剿辦片 同日

再臣伏見粵匪竄擾以來湖南設防久逾一載湖北江西亦自元年皆已籌防卽安徽於上年八月亦經請防乃在在言防在在不守是防之一字徒以虛糜兵餉實爲歷歷可監乃今安省捻匪西起河南巡撫又行奏請防堵臣竊以爲過矣夫界連之地道路交通防之旣不勝防兵勢愈分則兵力愈薄防亦斷不能防嘗見江西撫奏下巢湖老鼠峽防守情形某處兵三百名某處兵二百名如此布置似皆爲防字所誤現在各省辦理團練似卽所以爲防伏乞

皇上嚴飭各省督撫專主辦勦各將兵官日事訓練以察
弁兵之勇怯以求技擊之精熟一有賊匪竊發無論本省
鄰省不分畛域即令該督撫選將督兵馳往協勦如安省
匪起而豫東二省即率兵馳而赴之兵以分而勢單者亦
以合而勢盛乘其眾之未固謀之未定一鼓作氣自不難
立行撲滅一處之匪滅則各處之匪不敢起鄰省之賊滅
即本省之賊無自來是不言防而防自固不獨賊勢可免
蔓延抑亦兵餉不致坐耗毋得更以防堵二字虛費錢糧
坐失事機愚昧之見伏乞
聖鑒謹

奏

安徽改置省城再宜詳議摺 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奏爲省城改置似宜詳議請

飭先籌分駐以資彈壓防守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 讀日抄見新任安徽撫臣李嘉端奏廬州府

爲皖省之中形勢扼要請以定爲省城奉

旨准其暫在廬州府駐劄辦事等因欽此伏思省城建置

自以扼要爲先至於適中似非所計今請以大局形勢言

之省城之設於安慶上控全楚下蔽金陵非獨爲一省門

戶實爲全江門戶自古爭戰之世皆必爭此即現在賊過

安慶順流遂達金陵亦見舍此更無可守也以城池高大

而論則安慶遠不及廬州以形勢扼要而論則廬州仍不
及安慶安慶城小難守 臣 固亦嘗言之然所謂難守者指
專守省城而言若能扼守小孤山則元余闕之拒陳友諒
守之六年矣今粵匪之不及陳友諒遠甚而不能一朝守
者一由陸建瀛之退走防兵望而奔潰一由蔣文慶之太
無籌畫也觀向榮所查失守情形豈地利之過耶蓋金陵
以安慶爲屏蔽安慶以小孤山爲屏蔽無小孤山卽無安
慶無安慶卽無金陵此時爲控扼賊勢起見暫以廬州駐
劄不得不然若竟改置省城似未可因一時之利便而忘
百年之久計此事所係甚大而現在不急應請

飭中外大臣再行從容詳議惟省城自被賊後向榮僅於一過所請令李本仁張熙宇入城辦理均屬業經罷斥之員未聞更派文武前往查辦前所招募驍勇本屬盧鳳亡命之徒賊東竄後四出搶掠加以陸建瀛自九江退走防兵潰散盡在沿河一帶肆擾而盧鳳土匪被勦南竄安慶復爲逋藪蹂躪之餘何以堪此且金陵揚州我兵連獲勝仗賊勢窮蹙又將奔竄現計水路揚州常州江陰各處皆有防守獨安慶省城空虛萬一由太平蕪湖一路復竄而西亦爲可慮現在侍郎周天爵呂賢基皆在盧州無落大員應如何分駐以安集流亡勦辦土匪並如何設立防守

應請

飭該撫即行馳往安慶省城籌辦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籌通商以安民業摺 咸豐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奏為請籌通商以安民業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思京城為根本重地必得商賈流通百貨雲集方足以安民生自上月錢店關閉者多民心皇皇幾於不可終日蒙

皇上大沛

恩綸廣宣

諭旨百姓咸領歡呼街市頓覺平靜月餘以來似覺無事然此第外見之象也實則各項店鋪之歇業者竟自日多一日若不赶緊想法恐有罷市之勢臣嘗細推各行歇業

之由大抵因買賣之日微借貸之日緊夫買賣多寡由於時勢非人所能爲也而借貸日緊則由銀錢帳局各財東自上年冬以來立意收本但有還者祇進不出以致各行生意不能轉動聞帳局自來借貸多一年爲期五六月間各路貨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將本利全數措齊送到局中謂之本利見面帳局看後將利收起令借者更換一劵仍將本銀持歸每年如此故此時猶不甚顯者各帳未盡屆期也若屆期全行收起更不復借則街市一旦成空蓋各行店舖自本者十不一二全恃借貨流通若竟借貸不通卽成束手必致紛紛歇業實爲可慮且可慮者店

鋪而尤不獨在店鋪也卽如各行帳局之幫夥統計不下萬人帳局收而此萬人者已成無業之民各店鋪中幫夥小者數人多者數十人一店歇業而此數人數十人者亦卽成無業之民是帳局一收而失業之民將不可數計也此不可數計之無業閒民既無所事又不能歸終日遊蕩於京城之中又將何以處之臣愚以爲各行店鋪之歇業患在帳局收本而帳局所以收本慮在各行店鋪之將虧其本而不能收擬請

旨通行曉諭各銀錢帳局務宜照常各按舊章到期收利換券不宜盡將本銀收起其換劵利息亦不宜較前加增

倘各行店鋪有不能交利者准報官爲嚴追若凡鋪現在
開設不得立追本銀如此則各行店鋪可以暫保再請將
欠債律條酌改加重倘將來各店鋪有虧帳局借本者照
律嚴辦務爲追還如此則各帳財東亦可恃以無恐而不
必遽收又聞現在典鋪多不肯當即有當者亦不過署應
門面百千之物不能當出十千以致貧者益難爲謀應請
並令各典鋪財東設法如常應當不可關閉則貧者尚有
轉移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上諭御史王茂蔭奏近日京城銀錢帳局立意收本不肯借貸以致各項店鋪歇業居多又典鋪多不收當貧民益難謀生等語京師根本重地必得商賈流通方足以安民業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剴切曉諭凡挾貲經運之人均各照常出納毋得故意刁難致使貧民失業至開典鋪原以便民應如何設法開導令其照常交易之處妥籌辦理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部議呈繳銅器無濟實用摺 咸豐三年四月初六日

奏爲禁令徒嚴濟用無補恭摺奏明請
旨事伏查上年四月戶部議奏禁銅令京城銅舖嗣後不准製造五斤以上銅器限一年內將已造者售賣逾限查出入官其不及五斤並官民已經買用者不論立法至爲妥善乃本年三月二十五日戶部又有告示令官紳有銅器在三斤以上者呈繳此獨指官紳言也三十日又有告示禁銅舖造一斤以上銅器限三箇月呈繳逾限查出嚴辦當此銅斤短絀之時原應設法收銅以資鼓鑄然似此甫屆期年法令迭更何以示信且銅器中有日用必需者

如民間之飯鍋水壺多在一斤以上並此禁造民用恐多不便若不便民用而果能有濟

國用抑猶有說而無如其無濟也何則呈繳之事官紳可能銅鋪必不能手藝生涯非有大資本者可比必禁一斤以上則能改者改之不能改者匿之耳生計所在安能呈繳倘限滿竟無繳者不知戶部又當如何挨鋪搜查想部

臣斷不出此私造售賣卽日久仍安故常名雖嚴禁殆亦與禁烟等是此令固徒懸也今民情方甚惶惑而徒懸一不行之令使民驚疑旣已不可且此令止禁京城無論其不呈繳也藉使呈繳用亦無濟京城內外銅鋪合計不過

數百家每鋪繳銅百斤合計不過數萬斤戶工兩局月需數十萬其何以濟夫軍需孔亟用款浩繁凡在臣工同深焦急但有濟用之方咸思竭力盡心豈願更生阻撓然勢既不行而用又無濟則臣實不願部臣之爲之也雍正四年曾禁銅器矣當時

國家威令森嚴民人奉法唯謹然且有名無實故乾隆元年即行停止是此令雖能濟用亦屬難行況其本無濟乎然戶部告示已行各衙門臣在中城暫未張貼各衙門恐難復收唯有仰懇

天恩明降諭旨著不必行如捐舉人收鋪稅之例立行停

止斯民皆歡欣鼓舞稱慶於道矣臣非徒阻部議而不爲
鼓鑄計也臣自正月即奏請拆熱河珠源寺銅殿以資鼓
鑄其時部議如何臣未得見近見內務府議有核計拆運
工價所費不貲且坐落蒙古地方尤屬觀瞻所寄等語伏
思當年建立銅廟之意臣不能知原不敢於妄議若以爲
觀瞻所寄則所係似輕矣至拆運工價雲南銅運曾有因
天津凍阻陸運抵通之案自津至通二百餘里運銅百萬
不過銷銀二千兩熱河去京四百里較之天津抵通不過
加倍似運腳不至過費拆卸之工則熱河都統所屬兵丁
除調撥外當必尚多該兵丁等本食錢糧今再加以津貼

日常操演之餘使之出力拆卸能拆得百斤者給錢若干既可熬鍊氣力又復得所津貼於兵丁亦無不利鬪銅殿廣有三間每間之大過民房數倍計其爲銅當不止千萬但得銅六百萬斤即可抵銅本銀一百萬兩若得銅兩千萬斤即可抵銀三百餘萬兩區區拆運之費又何足論此舉一行約可資戶工兩局二三年之用較之搜括商銅似爲得濟倘有以佛像爲疑則 臣 正月所奏已詳似可無慮

伏願

皇上宸衷內斷飭戶部迅速辦理勿更遲疑非獨鼓鑄有資亦使商民安業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上諭御史王茂蔭奏部議呈繳銅器無濟局用一摺着戶

部再行妥議具奏欽此

解散脅從片　同日

再臣聞有被賊擄逃回者據稱擄去之後即以二十五人聯爲一伍派兩長髮管帶但令搶掠自食不給口糧有逃去者亦不甚追問湖北擄脅之衆逃回現已大半其派管帶之長髮賊亦非眞正粤匪大抵多湖南人其髮不過留有數月較凡人加長並非如粤匪之長其人亦甚欲逃而恐以髮長見殺故不敢逃擬請

飭各統兵大臣乘戰勝之威多寫告示射入城中凡被擄脅之人有能及早逃出者即爲護送回籍免罹鋒刃有髮雖長而非如粤逆之長者亦許免死有能殺一眞長髮賊

來歸者除免死外按首級加賞有能殺其頭目以船來歸者格外重賞如此徧告則逃來者必衆逃來者衆令其中識字者多作僞札爲射賊中或招引同伴或約時接應以亂其軍心臣又聞賊中有花雲布號幸生者貴州人有何文樑號芸生者江蘇人爲賊謀主或作爲信札射入城中許以封爵令其殺賊來歸以亂其將心軍將心亂則人日散而賊日孤須長髮賊不過數千自不難於殄滅惟逃來之中亦宜嚴防有詐必須收其器械散其徒黨置之遠地想統兵大臣亦無不知此也謹附

奏

請飭江忠源瞿騰龍馳赴滁鳳協剿摺 咸豐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奏爲敬陳管見恭摺奏祈

聖鑒事　臣聞賊匪近日竄擾滁州鳳陽一帶此路可以直犯中原關係非小且聞向榮曾經有奏惟此路恐有疏虞江北統兵大臣何以全無防備現聞有

旨令周天爵呂賢基帶兵該侍郎等固當益竭心力然周天爵之力足辦土匪恐未足破逆匪呂賢基一介書生久任京秩於外省尚少經歷安能知兵倘有僨事雖重治其罪如

國事何現在文臣之能軍者唯聞湖北臬司江忠源兵略

優長多歷戰陣前已奉
旨赴向榮軍營近因廣濟民變奉
旨令俟勦辦事竣再赴軍營伏思民變總由州縣之辦理
不善以致激成事端但能開誠曉諭懲治爲首之人餘民
即可解散與逆匪之輕重難易迥不相同現在即有未盡
事宜亦儘可交署提督阿勒經阿辦理且向榮老將可無
事乎江忠源伏望
飭江忠源即行馳赴周天爵等一路協力勦賊再臣聞鄖
陽總兵瞿騰龍勇畧過人現在鄖陽似非喫重應請
飭瞿騰龍馳赴周天爵等軍營以資得力再賊匪若趨鳳

陽則與浦口相去幾三百里若於中間一帶擇要截其歸路則此一股可以悉數殲擒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論滁州兵事片　同日

再臣聞現竄滁鳳之賊不過數千在金陵揚州者尚多若統兵大臣前往堵禦欲邀賊前則勢恐不及且賊已過清流關地勢平衍無險可扼而賊之在金陵揚州者陸續而來尤恐堵禦不盡若攻賊之中則賊之未過者不能過而賊之已過者必回走似亦致人之法現訪之滁州人據稱滁州若失自滁州之東進兵而西能徑攻滁州則善矣或賊多難攻或賊已守城而我兵攻其清流關之險宜於滁州東郊至沙河集循白米山之麓西南至清流關此東路循滁北而西攻者也若能由三界集至明光集約淮北大

兵同時並舉淮北之兵由珠龍橋攻關之西北滁東之兵由滁北循山麓以攻關之東南則關可復關復則鳳陽之賊與江陽之賊隔絶不通在鳳陽者既易滅而從此合攻江甯亦不難矣臣既有聞不敢隱默謹

奏

請飭浙撫無庸防守昱嶺關片　同日

再　臣　聞浙撫以兵二百名守昌化之昱嶺關該處名為浙與安徽交界之所實與徽之歙縣交界去　臣　居僅四十里逆賊現在安省江北與徽尚不相及安能遽由此路入浙且該處昌化於潛一帶地瘠民貧匪人雖不能無然未聞如盧鳳之百十為羣者惟逃兵難民偶由此過容或有之應請

飭該撫令地方官立法以拏土匪之借端肆搶懸賞以緝游匪之逃竄潛蹤凡各鄉鎮村黨徧張曉諭遇有土匪滋事令該祠族保正能捆送者卽行捆送不能者卽請嚴拏

一經拏獲立即重處遇有外來形跡可疑之人令各處旅
店嚴行盤詰來歷稍涉含糊即行送官審訊或係奸宄或
係逃匪審明照格重賞倘有逃兵成羣肆行搶刼者遵
旨格殺勿論如此辦理即土匪不敢起游匪不敢至幸無
庸以兵防守徒糜糧餉或且更滋擾害也若謂萬一有事
不可不防則此二百兵亦不過一走耳安能有益安省徽
甯兩府情形與此大畧相似臣上年十月曾經陳奏未奉
諭旨應請
飭安撫一併轉飭照辦至各省防守如浙之防昱嶺者恐
復不少請

飭各該撫詳查撤銷以節糜費實為幸甚謹
奏